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瞿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

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徃往想見其事也

鍾惺曰寫奇絕之境幽疎之情千古如見當與東坡游石鐘山記同看

鼂補之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肰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㝡易知○肰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藁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螫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迺○對○君○子○稱○之○

則知野人之甘藁薹苓萍乎其拎不足味也不特慘蜑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朕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茅坤曰取譬委婉得循循誘人之意

晁補之七述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為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啓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為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沈於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咲自足洎然若將終身焉於是潁水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簦破衣踵門及階而止望帷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侍於下風先生矍然驚曰孺子來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無我保則戶外之屨滿焉將命歟吾無所逃此雖然孺子何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治長而屢竊亶

先生乎艱齬之塗陪先生乎寂寥之事樂先生之所為樂者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樂而未嘗無以樂者順也羈旅於吾有時矣亦嘗聞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富可樂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為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以為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制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瀨或湍或湾或洄或岐或衍或裒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纍纍硠硠隆隆卬卬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有餘既姣而多娛可導可跡可舠可桴可跋可踰可攀可車若九州三山接

茅坤曰藻綵奪目

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牧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為脊折以為尾因河塹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内姑蘇以為心腹而外城此以為身華車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酒汗成雨連袵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間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靡魚須之旍揚鷁足之楫曳龍尾之舟凌鼉黿之車戲賁獲之儔飄鼓吹乎下風隘戈矛乎上游乍注乍還乍後乍先若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隨鶩鯨人立馮夷清江忽兮怒濤飈風為之揚歧息而即次食具

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壑其疆如此故姑蘇恃以為南藪而能驅唐蔡蹂齊魯侵尋乎百粵騶突乎三楚栖句踐乎窮山鞭平王乎顏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派衛客之所能諫秦險百二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乎杭而杭吳越之大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削山填谷叩后墾陸壓林誅樾櫂篠夷竹旋緣阿丘憑附隈隩千夫運畚萬後供築增增硜硜坎坎碌碌前呼後和遠近相屬卑者墊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曠朗乎敞豁發瑰奇於潛伏朕後工人之材陶人之瓦水輸陸運屬柁連繹縱橫錯落山

孫鑛曰美人賦無此鮮媚

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奐鬱輪囷若化若神上據百尺之巔下俯

億尋之津雙闕高張夐臨康莊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重樓

砂版金鉤卑高仰俯下上明幽崢嶸截嶭鼎峙林列吐吞雲霧虧見

日月宏規偉度古曠今絶旁則曲臺深閨碧檻朱扉鱗差閾限奕布

榱題栱盤白鳳辟戲青猊溫風徐而吹座寒雨沭以霑帷列屋而侍

者則妖嬙豔姝蓁首氷膚清矑素齒旣嫺而都乃服輕袿被華裳綴

珠履揄鳴璫飾鈆英含若芳倩巧笑兮婉清揚縹緲兮如雛鳶之欲

舞逍遙乎如飛雲之欲舉婕姍娩嫿婠孌媚嫵流榮發色不可程度

羽觴薦朱顏酡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游女歸園南池北黄

鸝飛曲房清閣夜更衣於是闇者恍肰神捞意馳絲絲擾擾惑亂不怡此亦天下之雄观殊樂也孺子歆聞乎孺子曰宮居閨處者寥燠之媒而疾癘之梯也且館娃成而麋鹿游願先生廢此而語它一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鬪窮靡殫好紛挐錯糾晃蕩精晶若八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而衍賈木則花梨美樅梲柏香檀陽平陰秘外澤中堅以斬以刊以剞以劂以漆以膠以墨以丹為床為屛為樍為几為槃為匜為盂為篋嚴莊之佛慘烈之神詭怪之鬼頎長之人飾以鈆英鏤以金文依以靈山棄以飛雲霞煙霧靄燠門五采渠輸陸運投錢鏡買曾不若㝵猴木鳶三月而齊一日而敗衣則

鍾惺曰似淚似刺別有別致

紈綾綺縛。羅繡縠絺。輕明柔纖。如玉如肌。竹窓軋軋寒絲手捻春風一夜。百花盡發。其製而服也。或袍或襌。或紳或綸。或緣或表。或縫或襴。或紫或纁。或紺或般。嚴以奉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軍。以賚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倫玉木之飾。曾不若窮邊絕漠。不紡不絡。衣狨而袖貉。寶則璆琳珊瑚。碼碯碔砆。藥化之玉。火化之珠。琉璃之椀。水精之盂。紅黃白綠。磊落滿櫝。北商東賈。百金不鬻。沙河雨晴。月照燈明。席張案設。左右煌熒。遠而望之。奪人目精。遺英棄屑。籮貯箱列。曾不若宋人之拙。三年而一葉。於是彫床易席地之野。文衣後弋綈之偷。玉杯鄙土銅之啜。此亦天下之妙工絕巧也。孺子

欲聞乎○孺子曰書云玩物喪志○紂為象箸而箕子嘆○頓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之為州○負海帯江而東南美味之所聚焉○水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肉則封貒腯豕○罝兎咬鹿○山狸白額○竹犬青尾○鵵鵝鸛鶩鶂禿鴻鷗○園雞池鴨○隴雉田鷄○陵収水截○頭駢尾列○磔肩裂趾○飛毛灑血○魚則鯔魴鱧鱮○鱸鱖鯿鯉○黃顙黑脊○冊腮白齒○江鱘之醢○石首之羹○或腊而枯○或膾而生○白鰻青蠶○黃鼃黑蟹○鮔魚花蛤○車蛓淡菜○蛙白肖雞○螺辛類芥○鼎調甌飣○牛胴侈○最果則枇杷楊桃○橘櫟柤梨○青梅黃柿○紫栗烏椑○溪菱江蔗○田菰湖藕○穰○肥○水○美○天下無有○胃以黃

醬漬以白醝芳香脆潔析醒解痾菜則茼蒿茵陳紫蕨青蕁韭畦芽

區荾首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苣薹辛薤淡薺甘筍苦飾以姑蘇之

粳薦以烏程之醴於以和五氣於以資百體此亦天下食飲之珍也

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揚雄有云棄常珍而嗜異饌烏睹其識味也曰

養身而尚乎味味則愚以聖人為不如易牙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八紘之水歸焉水之為物潤下作鹹濱渤蕩

波海門莫緘駸駸脈布溢於江潭老鼻席齎夔山煮海豫章為船萬

斛更載一船所受車數十量黃頭多錢富不可做士之頑鈍不恥者

皆餌其無猒之貲譬如山溪而獸至木茂而鳥往故能狀亡命借廝

弟坤白纂
寫殆盡

鬻連應高之交合周丘之黨以北與中國爭長則鹽之利也夫鹽者食着之將五均賖貸幹在縣官僅沴議籠不鏄以完大農給費入助國計官與牢盆世擅其利民有盜鬻則鈦左趾沒入其器此為前古之所制嘗試觀乎江之濆葭葦不根淺草芸芸斥鹵無垠白花蘚文百里如雲鹽官千家匯柄匯麻匯漆匯茶規利乎泥沙蟻封蚓垤積土如截削剝剡刮不漏毛髮挾攜擔揭十步一躑偷趨竊丞遺筐棄金塗閑塞牖鼎釜雷吼皓肰紛葩豐不盈斗姑以漬螺蛤而適口會不比夫縣官冶鐵如山析竹為盤熾火以燔淵鑿為乾崢嶸嶒崒成制律兀扶舒蕭勃煙氣滃出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乍疑鹽陽之神醫

乎與羣蟲朝飛而蔽天日○立呼起諸○百夫齊作○紛紜揮霍千竈飲餉
光芒閃爍○璀璨磊落○小星迸躍○鱗鱗新倉○歛貯堆積○如帛如糧○國以
富疆○神變鬼化○刀具齊價○獨不美夫鼻菱芰魚蛸之殫細及下者哉○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王、所、以、教、民
知榮辱之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猗氏之治○智、賢、白、圭、而、不、監、於
○道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虛○放而行之○冒於川
○渠繚繞縈行○左扶越○右截吳○以散以敷○然、後、滙、為、大、江○以、東、合、乎、尾
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洩天之說曰○

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坱非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
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
鍾惺曰鋪叙奪揭之工
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敲磕鏗硡○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
滿谷○在坑滿坑○其為氣也○或煦或呀○或噫或歗○瀰漭淲漫澎濞沸渭○
澒洞滉瀁○渤潏滂沛○涇澹淋滲○潗瀐滛泄○跳珠湧泳○百里紛會○沃焦
蕩胃○汩毋陵背○縱横絡繹○飄忽爭逝○徐、則、按、行○緩、則、鋭、隊○連氛累浸○
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懸○於時玄冥收威○海若振
吼○千溪崒立○萬浦却焱○絶維推軸○神毋不守○左驅天吴○右拂九首○淵
各拒靡○水夷潛牖○江神海豨○絶脰腸肘○陽侯馬銜○顛蹶前後○其為衆

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潛匿。或駃而蹄。或森而戰。或美而擅。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硉易而征。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宛令改容。若蓐收素朓駕白龍。忽兮當前。如歸墟泛溢渟五山。一北一追。一僨一掣。突肰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獠工。引檣掛席。鐃鳴鼓動。太吾飛鷁。風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畏疆似勇。能方能員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歟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姑歟聞其深於此者。

先生曰西湖之溪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樓與鷗鳥居與麋豕
游漁簑山屐煙雨悠悠寂寥長往可以忘憂風衫塵袂京洛何求不
如西湖瀕不如北山阿白蘋綠芙紫栢青蘿反來坐釣散髮行歌人
生安樂孰知其他滸洋以爲柳溪盤旋以爲李谷卷軻辨手三尺之
喙擴黄隘手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傳曰
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竦肤離席而
立曰蓋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隱之所尚得全
於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敢再拜受教

鍾惺曰東坡守杭時不得意而近於隱矣此文以隱作結瀫寫歸

爻一時感慨之情。不徒以七篇藻麗為工也。且不落仁義常套

更新腴可愛。

譚元春曰。穠豔中不失靜潔。工巧而饒悠然之致。吾深賞之。

晁補之烏戒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
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者
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
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
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
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
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
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

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稱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鍾惺曰貪利小人讀此可以深省

晁補之賓主辨

晁子既擯陶子歸去來辭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聞道歷年而為之不足中懟而昊隱几去智則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為主與賓中裾而坐廬賓曰子道與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樂吾靜隘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哉遺夫世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賓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閲千古並塗然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同以判合賓方欲合兩人為一辭則物我蠭起不可得而止賓不通之則自賓之身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胆共絡而楚越畫界也況賓出

譚元春曰是強詞是正論

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眹為間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乖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拾使賓自操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愚予後覌其勤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離之易心夢為魚鳥可與飛沈況我欲遵子若是其賓賓者耶如賓之詞委心去畱乘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尽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多而必尽則又胡可以賓之既瘳而傲我之方病也水既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肰而經賓之所

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且物固以其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懌桓温婢以為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猶權殞身而今者慕焉恐不得御前輿既覆後轍不遂彼皆炫智而鬪力角驅而競犇故強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嫠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觧組長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已故其為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

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肰若寤乃書之記後

鍾惺同與思玄趣詭詭筆端文情不減莊子肰欲繫組而方歸去終未免為五柳先生所咲

晁補之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忍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剄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黄金結紫綬論

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進而厺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絜行退畊扵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扵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扵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衛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撼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于以萬家不着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扵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勇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慊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㣲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肰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

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莫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於髠騶衍田駢愼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肰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肰有補世教者可

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丘濬曰。正論侃侃。為忠臣吐氣。史遷之謬。不攻自破。

晁補之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迤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
林君居拜墓下廛埃榛莽山風蕭肰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裵徊彷徨
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畊者曰不可與同群至點鼓瑟希則喟
肰嘆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
豈其天情自逸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
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鍾惺曰和靖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自

寫高況肰胸中有此決非一味忘世之人此跋看得隱逸深一
步寬是逋仙知己